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尺牘目次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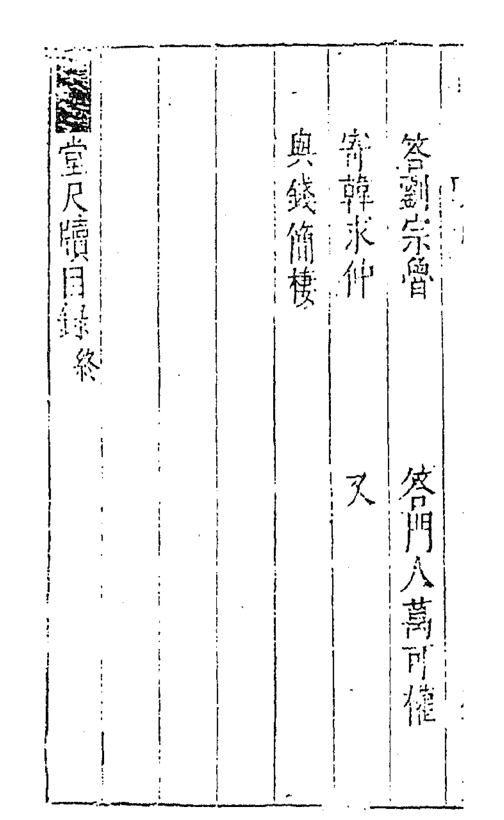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寄鄒爾瞻
與傅商盤司成
答李沭山
寄余塗圃
答蔡仲文
與朱以功
與馮文所大參
與錢抑之
與姚承菴
與陳匡左
與丘毛伯
寄羅杜宇中丞
答陸學博
寄膠州趙玄冲

卷之五



[illegible]堂尺牘目錄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奉張龍峯先生

潞水維舟奕旨琴歌旁無長物殊有蕭蕭之致至於今美人漢京矣大臣執法當進賢退不肖區區檢抑何足以云知師秉滑蕩之大節發深

雄之遠心前後上章光醒時貴念昔時同門諸
君春秋卷中最為得士劉圓甚近被洗雪死者
有知獨昔子開年才無茂有清英之色孝廉劉
調父服義沖樸倪馴其鄉時値道昏禮宜蒸雁
夫賢遠者貴其地產此亦吉之地產也

答舒司寇

吾鄉在昔明德未乏之邇向關軟明公晶晶雄雄

雖欲爲後生所仰接乎書謂以方壯宜近老成
人今謂朝閩氣者多惡少今若以爲戒無與親
受教無畢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鬬而衰在得蓋
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
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幾也如此然
後可以觀民謡言者謂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
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

遲而執政之遊絕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
逼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
護或以此自熹議隨意生風以務成闇誠有之
亦足為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
吏有風甡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
親熟其恩禮寡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
廢發礙如井汲且敢不復念瓶羸也故傾胡中

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
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開
之又未肯以語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使當之與
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
諸老領所宜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
歷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
以自壯自藉無爲執政者所采因以益知外事

益不使彌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謂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關在不得御在不關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益朝家以關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關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舉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一途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新聞更有所近

夫亦知好鬬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禍深於好鬬耳不佞言者反然衛公充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夫知藏否能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睿聖報李之諳知門下不為誰言撫手一笑

與申敬中

前魏侍御有所列弟從同年宴會中為首岑兄

言有闕輒發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在相國宜
益禮厚魏君首以令兄以告未聞蒲州公有云也
爾爲尊公相國之美執起魏侍御南銓郎蔡蒲
州公猶能乘時召鄒君等數人而尊相曰遂益
及鄒君給事黃門中甚善弟爾聽旋彩不足而
貞意有餘非闕復以直言欲調他用執政不援
衆庶不可戶曉吾則歸君過則歸他臣可言

主簿雖幹位至執政不宜此言舅恐後之人復以綿君爲魏君也蕭何一刀筆臣尚能置書過吏尊相國乃起經術從人言者大臣節易耳音張氏諸公子倘有一人明哲援物論之公扶義規邪江陵君何必不悔乃至於今乎當其以諸君杖戍一時並謂聖意今天下人乃復推惡張君此足下之所明也勉思鄙言以佐忠孝

答趙贊善

主國體者實厭須言然容者之多言亦主者之少斷天下前已囂囂而貴臣天下可謂洗削一時今又坐失後幸難再今相國雖未有奇號爲和雅而名公以才名出其門下又戚里見知得有所言宜莫如足下以足下之才之親不能轉一和雅之相乃向無所施處談天下事乎三十

六卦寧止一遯世且以足下校傲而去不益正言之名意有所念雖夜半遊相國於曲房之中天下知其無邪心第幸無以去爲言以感且知而僅耿耿以去誰不可以去也

再奉張龍峯先生

吾師高明深廣竊在下風奉意承教十二年於兹矣竊謂吾師旦暮可以當世不幸明明之姿

爲氣擅所撓倏然曠然吾師遂中執法得有所
憲慮爲執政助是賀矣承示以執政去留人物
當有微術行之示世輕重又以賈生不能用釋
灑爲戒觀吾師意欲有以用之也易否泰發乎
吹豳籥之義詩傷風雅之變哀時類之不明而
號令之多齊盍惟禮從知意心而平天下好善
惡不善是也不治者反是中治者其人公然邪

而或留公然直而或去非盡其私暱乃以爲術

而輕重之然術未脫於門而疑塡於市矣術安

得施近時名卿大夫亦多上比執政而以爲用

執政尙刑名則亦殺人執政惡言者則亦不善

言者自謂吾將用相國然巳爲相國用矣愚哉

無所歷而知竊意定亂利機權或多意外輕重

治平久人才不甚相遠去留之際風體所繇蓋

若以正至於執政處勢倍而更事難急恐未得用之不爲執政用而可矣在吾師深微弘妙敵當不假斯論疏附後先或亦不可無四友之一也

與司吏部

僕宵貌綽約秉意疏質得幸門下最久徼榮至深去八月中秩奏下覆更與奉陵祠甚幸惠也

擢下獲久以旁避咨有所留言喜茲歲天下復
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便仕宦罔爭濮
淡之路矣冝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易媒遠則
難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謂遲廻厭怠之者也鳳
乘於風龍乘於雲仕宦乘於時聖賢亦若而人
耳向長安而笑僕豈惡風雲之壯㦲知門下
有意留僕内徵也雖然僕有私願而特不願去

南僕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垠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息分身絲忽懸慮縱以愛事之其溫清何得更忍闊離疎隔問問乎南都去家水行風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違絕常百餘日子不知父母一也僕亡婦二年矣遺息阿遽八齡阿菩六周耳稚㥶分甘用父代母至今兩兒尙抱

藉懷朓行則牽人衣帶引凉避風衣食加損視
病汗下非僕不可在北執掌何能視見二也僕
從北徙正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所僦
門室兩進雜糴疏耕買水上而食一馬二隸費
巳不下七萬錢人客過餉干三酬折裁足家累
衣物歲時伏臘耳其餘經紀不能無求南郎多
宮舍人從酒米家來三也僕素疏裁過時不得

食臥輒病倦數日每自親擇藥常嘆曰神農於
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徒比則朝請謝謁
常盡辰午失食道地精藥多不至北取假頻數
大吏所惡且曹事沓迫寧當行枕臥邪四也又
南北地性暑雨寒風清汚既別飛蟲之屬各有
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斷客爲趣耳吏於北
者雖有盲風淶人之面糞人之齒猶將扶馬揚

呼而造也乃至寒時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䢫而進折風洞門噫嗚邦立沉陰凌兢瘁灑中骨發㥾食伉爍經銷液又弱不受襏行見遁都道頭不淸每爲眩頓森深瀟發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瘟首不避頑佼是生靑蠅常白日萬口橫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淸麗妖人獨夜若蚕音妨人眠臥至於垂玄幙燃靑煙未

皆不杳然而云也士風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遠竒怪強有推持凡在通懐所宜並了况夫邏中輔者不必盡人之才遊閑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於僕此直可爲知者道也夫銓人者上體其性下刲其情恐門下牽於眷故未果前諾故復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鄉依倚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徵洒謀

詩滿情而出豈失坐嘯書諸耶語不云乎斐然

成章人各有章偃仰啓沒歷落隱映者此亦鄙

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

與李道甫

知仙舟今日客滿明當一出夫用人者主人之

才爲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能誘人誘於

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必蚩蚩

之民也目中誰當語此

答馮具區

茱萸館之色笑何日能忘聞明公已了白義更泄玄眞通輝牛女之河探妙虛危之穴二八寶華等是丈六金身耳乳母雖摩稚佛之頂僕謂可上人直是愛其神秀今便西遊我督恐更坐須彌日月隱避處矣曆長卿輕華覆代虞淡然

弱柔暎人徐茂吾疎秀表物並是飛來玉泉懷抱之英也湖上蓴絲山中桂子大足詒連三公六卿面目可曉正恐槐梧望重薜茭緣輕柔眞之興難終應化之情易起則大卑冥冥方倚重於班如矣豈徒咏素食於且淪惻寒泉於未收已乎包君去將僕方病注伏枕抽筆不盡所云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操齣龍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不可以累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答管東溟

不佞非有夙慧然能讀門下應制之文覺有姝詩非時人色澤而已後知門下攝心三一而不佞亦且從明德先生遊後稍流浪戲逐詩賦歌

舞遊俠如沈君典輩祖與傲睨優伊成進士覬
政長安見時俗所號賢人長者其屈伸進退大
略可知而嘿數以前交遊俊趣之士亦復遊衍
判渙無有根柢不如掩門自貞得奉陵祠多暇
豫如明德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
人之雄聽以李百泉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劍
方將藉彼永割攀緣而竟以根隨生茲口業不

思譚局之易而題鼎位之癡不諒揮金之難而
柱璜郎之墨脩慝辨惑先師之歲虛矣不謂門
下長者乃亦漫以爲然捧讀大章可謂焦原有
險曲突無擇其中畫一多有名言詔駹丹青垂
佚來俊若不佞所指似是發蒙振落之資不佞
所當似是迴飇末引之勢豈敢附君厨之後爲
經營世業之倫哉憶不佞在祠署時晤趙宗伯

公宗嘗不問門下起居時宗伯殷殷爲吳中屈第一指今宗伯在事而中允吳公且棲迹凌厲不肯以隣並離其祉徵管而誰催門下及時龍惕以安或疑上應風雲之求下慰謳羣之望

答屠緯眞

讀足下手筆所未能忘懷是山人口語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初莫矜其賜也取之繼龍之中生

其羽毛立其魂魄乍能飛跳便作愁胡但我誰
經營辭以桑樵葉其饑嘯耳寧人負我無我負
人江海蕭條大是羣鷗之致

上張漢陽相公

聞之神器不可爲作用是惟宇宙在乎手恢然
有餘上追其次忘身與之决其次存身然孺子
何知之有詩云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惟閤下萬一無忘家食時端憂天下之意

答郭明龍

讀考工記序大作皆其詞遠其旨易云形乃謂之器老云埏埴爲器聖人制器如大鈞造形規矩鈎繩毫孔無不中理入神者周公亦自占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匠宰無神五官爲康於工有不楷而歷乎賈生洛陽絕才太史公徒寫其怨

急以須其人政事疏自有別行也班始入疏遂覺靡長總之吾兄賢者宜識其大無庸委悉文筆間也舅乞南部閒郎所謂量而後入幸爲語山公雖是私乞不妨公次也當索舅官級之外耳

文

袁子有言知短而不用此賢人之遠者也如舅

豈曰能賢長於用南短於用北深詛了耳如仁

兄語是弼弟一北不敢拜明選君之惠矣霜雪

交下翰林主人北風其凉謹以一金佐酒

答呂玉繩

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亭誠有之忽一奇僧

嘻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

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

實意趙宋事蕪不可理近芟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

再答趙贊善

天下事有損之而益者今日豈宜更西右武不出關爲還故御史乎男兒去國不可不成名君子愛人以德以丁生頡絕何所不立耳也

答王濬生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爲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非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鶩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敝鄉師應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今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

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俾於司寇公之塋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君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遂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門下於弟則有所謂心與而目成者人誰無情而忍不報施乎客曰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足変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

稍益有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風性然也又就知公子之意雅在氣節不在文章文章已矣而竊覩其時所號氣節諸君者弟亦未敢深附易不云乎定其交而後求平其心而後語安其身而後動不然莫益之或擊之矣迨其擊之也而悔其交孰有及乎且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牯槁之士

云就不同何也今之執政者非與人國門下之
交行道執政尚將擇踈鄙有才之士而近之况
如通家之子也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
下之才且親尚負意氣不肯自近其踈鄙有才
之士負意氣者固益以遠矣然則肯自近於執
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
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

遠罰殆非疏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
者引嫌卑者暱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退計之
門下幸及此時強起除一閤署郎得從容問見
言事執政有嘗矓然承之誤則愀然而獻疑入
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者禮然而因
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也且
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為此毀人以自為名

莫愛己也若門下以庸里覬進而覘隨其間文
自匿不著其名執政必以爲愛己而不聽其言
者非人情也然惟門下可以就此正以門下有
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重之而不親此必門
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或意他有所在
先其貌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此如學漢文
者識學宋文者皆未有以極其趣不足相短長

也傳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發詩藝門刻竣於
鼓世援不借齋臺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而
自成焉有當於斯言也

答王宇泰太史

門下殆真人耶世之假人常爲真人苦真人得
意假人影響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
影響而伺之以自得意邊境有人其名曰鶴人

之所畏吾得不畏哉僕不敢自謂聖地中人亦幾乎真者也南都偶與一二君名人而假者精乎理而論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何得僕半語便推衍傳說幾爲僕大戾彼假人者其足與言天下事歟哉無總今執政之去就人亦未有以定眞假何在也大勢眞之得意處少而假之得意時多僕欲門下深言無辭矣門下且宜遵時養

[illegible]以存其眞

寄王弘陽冏卿

列子莊生最喜天機天機者馬之所以千里而人之所以深深機深則安機淺則危性命之光相爲延息此旨令人惜焉恍焉大病月餘益知有此比望瑯瑯醉翁何似

寄門人賀知忍

與父來不得知忍書近況何如此時惟忍是[illegible]
心立命忍忍也印也不忍不印忍辱日鑑辨之
矣

寄高太僕

久不聞問知復候無爽長安貴人輒問吾郡薦
[illegible]諸最所知僕許宣道趣以爲渾金潤玉不宜
久委泉石間蒭門下一輩人遠矣無知言者

鄉貴人如短尾羊裁[illegible]自拚何能庇人憶與拾
芝諸友倡歌踏舞備極一時之致長者時為欣
然御之北來乃爲物情周㒺所苦右軍云晚須
絲竹陶寫覺少年人磊磈更須也遂布衣於南
國作傲吏於本朝春秋有作亦何用書高千來
乎

與劉士和司業

今年大計姝佳是陸公晚節得意處但如此亦真奇士矣承手命弟一生大病坐於多讀多言多讀多蕪多言多漏今稍愧悔兄其許我乎潞上尉當一二年安心供職郭考功未即開府何也逐臣無所忻喜清人得政耳

答謝繹梅司寇

門下金崎精英玉蘊風雅鬱貞士之情神顯大

倫之作用近讀風雷之奏彌開日月之章十漸不克終過唐宗而益諱六可長大息逢漢帝以何嫌今雖爲瑱以言古有投珠於道膏脂瘡痏時事多非菽粟參苓其言自在

奉李漸菴司寇

閣下爲南主支計北主法愷亮疏弘以情受信而靡隨爲法見疑而不動賦政柔嘉仲山父之

意也惟明公以大道契世不得已而應之善刀
而藏止如今日書明公傳後亦嘗云有古大臣
風矣凡大美終之實難惟閣下裁幸

寄萬二愚

讀兄大疏甚善一不負江西二不負友三不負
髯聞新太宰清新御史大夫明或能久兄兄亦
可故外人怯移病去官已作照中侍御史不爲

朝廷用更何如

答劉子威侍御論樂

明公不以僕草外無所底猥遺大篇數百萬言流覽多端莫循其以猥承長者之問聞之凡物氣而生象象而生畫畫而生書書其數生樂精其本明其末故氣有微聲有類象有則書成其文有質有風有光有響羲唐老孔所不容言其下

莊管離騷二招李斯鄒陽之書左遷之史馬楊
之賦枚乘之七蘇李十九首詩王駱崔灝長篇
王質夫難使其於四者穠驊無袁行其自然變
謫横極餘於四者偏有短長今時而滅僕弱冠
時一被楚詞琴聲無殊仲華語樂聲依永希微
在兹至於律尺今古綿渺吾子呂覽度數律元
巳有殊論遷歆而後愈益悠繆禮失求之野樂

失求之我大食雞沙循可按歷至中燕中有琵琶李能爲大獵秋聲初嚴大鼙出和門起鳥獸喧嘩鼓吹笳角大合圍趨殺讙呼野雨歌飄蕩攢雜并赴然無其文斯亦今之神聲矣明公好事有力何不走一俊男子寫其聲因以度諸絲被於簫唱若乃今奏令無過掩絲竹粗爲和矣僕從朝下聞其音時無應制文格之累縱諷前

所陳數公書詩浸淫出其味乃知僕偕計以前俱爲妄作也方欲本原物氣聲相然無其師與人善音幸有因略入其微杳如言所嘆亦已無人至於文詞意知其然才不能然明公風雅奇宿無所忽微或當有以證進之耳

再答劉子威

僕本南州鄙產涉獵寡陋非有奇悟深聽安足

承問樂理獨來教緣層論律以爲歲差而移代不相循當有越識然華尼世絕聞韶並歆非知旋宮潛蹟琅數準通之名京讜自立同時所是未皆倫野僕前妄云固胡證雅駿贊其音非爲徒論南歌奇節疎促自然五言則二七言則三變通疎促者亦由人古曲今絲未爲絕響圭葭所立號云中土南越西音要爲各適耳必欲極

此悟諱似以聲依爲近絶利一原可以百倍僕根本朦並闕前識妄論琴理緩急在絲深浮在指悲愉在心凡音之生流例非遠太常音調非所致言因公有云草率酬對後有揣測容致更端焉

寄吳復菴司業

明公秉扶輿之畯心發靈鎖之昭質孝直維解

之後起諸危攷之餘卒以孤守護此嶺絕巠便
反閉卻掃臥托求去世之喪道抑有由來開之
儒服世治不輕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願明公益絕姦徑用隆本朝

寄何濱巖先生

某庚午舉於鄉今且當強仕記成童時面受師
訓風義可想嗣後雖遠鑪鏞性局本殊不好鮮

規之技拓落於時流薇於古讀天台賦續名山
遊推襟送抱常在縉麗清之墟見聿容輒問吳
越清正之士復是誰人而翹東之音不聞將所
提揭爲何某受毋年半百矣敬問吾師令子有
當世才者幾人雍藻請正函丈惟不惜金聲

奉羅近溪先生

受吾師道教至今未有所報負深歎然道學久

禁弟子秉時晉秦開之意謂吾鄉吏人者曾薦召吾師竟爾寥寥知我者希玄淼所貴雲南進士溟宗藏時道吾師畢節時化賊莽部于羽泮宮之頸不亟矣京師擁臥無致小疏一篇附進

答余中宇先生

某少有伉壯不阿之氣為秀才業所消復為屢上春官所消然終不能消此真氣觀察言色發

藥艮中某頗有區區之略可以變化天下恨不
見吾師言之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
可得行惟吾師此時宜益以直道繩引上下萬
無以前名自喜弟子不勝為國翹祝

答張起潛先生

某受知弱冠之前契濶壯室之後寃爾匏繫悲
剛文素之緒困彼白魚謬包丹青之豪竟貽吾

師寵靈擭塵棨伍敢忘所自顧弟子意氣時尚有之不似𨓏時輙發覘時事上疏一通或日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日不下弟子不精不神葢可知矣

寄帥惟審膳部

人生有限之年豈給無窮書籍但用深心取適於妙弟去嶺海如在金陵清虛可以殺人瘴癘

可以活人此中殺活之機於界局何與邪歸若
蒸瘴魄幾易宅莭危之後身寄轉輕語云本見
而草木節解此時然也兄無甚酒幸爲我留少
許情神相老而嬉

寄石楚陽蘓州

初某公以吳憲拜中丞治吳而明公亦以吳漕
使守吳南都人皆疑之弟稍爲不然或二相亦

欲得高品撫教其鄉耳近從蘇來者皆云石公有羔裘豹飾之節仁而且勇非吳大家所宜然猶謂石而無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幾有此雖然公之品乃今無疑者矣幸益自堅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書畸人也肯爲求其書寄我駘蕩否

答劉士和

兄於往編留意大佳看往昔豪英幹濟知近語淺天下事體深之十分止可得五六分也

復朱澹菴司空

有懷函丈忽拜良書穆如清風不知其身之在炎輿也世步多方支吾未易而陸公謝事誰復意外用人如彼汎舟秪深維楫之思

寄傅太常

委清暑而遊瘴海秋去春歸有似舊巢之燕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也比意陵祠松栢依依五雲紛深緬戀加以足下風徽縹緲豈不偏反神樂觀道書多半弟手點摘清齋時爲下十數籤乎居太常京者前數人皆得給事省中足下體勢當是吏部郎正弟居間不如人耳乃如來教又忽不自知其不如人也

寄劉芝陽開府

淑德重𢘽江海安瀾嶺外聞之不勝驩尉吾鄉在此位者功澤艮多吉之周公次歐陽公也有光前牒是在門下趙侍郎蘇州田賦一疏有可尋舉否海中丞松江水利今更如何茍利吳人不必自巳同大雅本懷矣故中丞餘姚張公雄才疎節不爲世知如劒飛沉出土入水幸乃其

于丹徒知縣集義意度魁奇嘗復大受也又丹陽縣學訓導李東明篤於躬行若進之六館必有䌸染之益伏惟臺下高其品目引而重之視時隆隆小吏尊何未備故相矯絶耳

答徐聞熊令

疎愚之資孤焉癉海天幸得抱長者卷卷還鄉病起更辱遠諭乃主處以餐從徐聞幾許間田

滌尉一口可謂荒飽矣九日欲吊長沙懷湘而
雷一宿貴生賛院視海上人士自貴其生何如
也萬里炎瘴冰雪自愛

答徐閻鄉紳

萬里手教如扶搖從天池南下中間所以慰藉
良過獨念君子學道則愛人常見古人雖流寓
一時不肯僥焉如不終日誠愛人也無論與諸

生相勸勵不敢虛其來即樸遊編氏流離蛋戶有見未嘗不响尉而提誘之此自門下心神所格矣聞貴生書院成甚爲貴地欣暢然必有人焉加意講德絃歌鼓篋其中乃不難爲茂草耳

與張東山司馬

讀門下製作拨敬亭之秀色寫春穀之鳴泉恨風塵緬邈不得過西昌一聽絃歌南國再酬言

笑也禹金近有新聲否一水蒹葭曷任延竚

寄曾大理

諸公並建牙以出而門下巋然在京知深慈廣智大脩行人何地不為福田正不在區區王舍城耳士和兄精進何若妄意隨時之義惟沖惟默沖生智默生威沖不默不凝默不沖不韻館閣師儒體勢允堪清直至如不佞剸雞之材曾

於一試小國寡民服於淳厚縣官居之數月甚
樂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復記城市宣美見桑
麻牛畜成行都無復從去意偶懷書音陳其下
意藥草有喻竹雅便風

答於彭澤

門下遂翩翩望彭澤而去爲人師可以爲人長
江湖未遠門下宜流清惠之音陶先生柳便是

云後棠陰也

答岳石帆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爲世疑正以疑處有佳若部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蚩蚩者故當忘言耶世喜名好尋之。某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還還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不疑於行者在

答李宗誠

匆披拜賢昔之廬時佳公子俱不在家徜戀而去一時有道如見羅先生既埋星光於赤土有才如稠原觀察復投龍竹於延津此在宗英宜深永歎不知此際更有起沉灰收餘駿之際否如躬疊移嫁爲多幸念平昌之於毗陵眞齊魯之於邾莒然且捉衿决履支護爲勞不知神君

何以治吳徐刃歟然也